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第23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

母　娜,王征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基于陕西、甘肃两省微观调查数据,从冗余性、敏捷性、稳定性、能动性四个方面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测度指标,论证了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明显提高约17.8%,该结论能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但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程度会受到村域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源禀赋的调节。进一步检验发现,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正向影响在兼业化水平低、村集体经济收入较高、户籍人口较多的村庄中更为明显。因此,应该因地制宜,逐步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同时应规范集体资产管理,保障组织成员主体性地位,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关键词: 合作经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社会资本;资源禀赋

中图分类号: F32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24)02-0082-12

一、引言

作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路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农民持续增收、乡村治理有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发展质量直接影响着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然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现实短板,总体来看呈现规模小、实力弱、区域差别大的态势[1],加之集体经济组织所处的市场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变幻莫测,这给集体经济组织生存、适应和成长带来了潜在的且难以预测的严重威胁。因此,集体经济组织在预测、应对、顺应内部或外部环境变化,从危机事件的冲击中以较快速度应激、恢复、超越的能力,即组织韧性[2],就更值得关注。组织韧性不仅可以帮助村集体经济安全的度过危机,另一方面能让村集体在危机中把握住机遇,实现进一步的增长和发展。

为了有效应对可能遭遇的发展危机,联合外部主体合作经营成为村集体增强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重要路径。钟真等[3]基于学理分析和现实观察,提出在自然资源丰富、具有特色产业发展条件的村庄,采取合作经营所能获得的比较优势可能大于潜在风险。此外,在维护集体资产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通过统分结合、内外联合等经营方式创新,可以将集体资产的经济支持和社会保障功能适度分离,并且隔离经营风险,保障集体资产安全[4]。然而,合作经营对于集体经济组织而言是可选项,当前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经营路径还有自主经营和混合经营两大类,无论是哪种经营路径都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在危机情境下,合作经营通常涉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和共同决策,这可能增强组织在面对变革、压力或不确定性时的适应能力。合作经营有助于建立团队协作精神、资源共享和信息流畅,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集体经济组织的韧性,使其更能够迅速调整以适应

收稿日期: 2023-12-01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4.02.0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GL024)

作者简介: 母　娜(1994—),女,四川广元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E-mail:sicaumn@126.com

外部环境的变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探析合作经营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利用课题组在陕西、甘肃两省的微观调研数据,分析不同情境下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①创新性地将组织韧性引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境,从冗余性、敏捷性、稳定性、能动性四个方面解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要素构成。②拓展了组织韧性的前置影响因素研究,合作经营是组织韧性的影响前因中尚未被探索的因素,本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证明了合作经营方式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正向作用,为组织韧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③考察了不同情境下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参与市场化经营的路径选择做出了有益探索。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组织韧性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

“韧性”一词最早出现在物理学,后在心理学、工程学、生态学等学科中受到关注。Meyer[5]首次提出了“组织韧性”的概念,此后,韧性概念被引入到管理学领域。对于组织韧性的研究,学者们在理论探析与实证论证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在理论方面,现有研究将组织韧性定义为组织在面对自身内部或外部环境变化时做出的应激反应,是指组织通过统筹所有可利用的资源和能力,调动组织成员恢复、稳定并提升自身竞争优势的能力[6]。从组织韧性发生的过程看,主要形成了反弹恢复、反超改进、在逆境中学习三个阶段[7]。在实践层面,当前学界对于组织韧性的研究主要关注社区、企业、城市、区域经济等应对危机时的适应和恢复能力[8-10],并根据不同情境演化出不同的研究框架。如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定义的生计恢复力指数测算与分析框架(RIMA),张公一等[11]引入 I-P-O 范式,详细阐释了组织韧性 - 研究情境的互动机理,明确了韧性潜力 - 韧性实力之间的关系。总之,现有关于组织韧性的研究多以理论推演为主,而基于实践观察的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不足,且相关研究成果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研究合力,但一致的观点是组织韧性有利于组织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生存和发展,高韧性组织可以迅速响应环境变化,积极调动组织资源并优化组织能力,实现在危机中的恢复和反超[12]。另外,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的组织韧性展开,尚无研究将组织韧性与农村集体经济结合起来。

本文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韧性是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应对村庄内部、外部的突发事件时做出的主动反应,具体而言是整合村内资源、带动成员积极参与、保证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目前尚无学者将组织韧性引入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中,但已有少量研究将韧性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联系起来,如王镜淳和穆月英[13]提出建构新型集体经济韧性,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韧性构建实质是形成一种由外力帮扶到内生发展的组织发展机制。现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生产规模小、技术力量弱、组织成员老龄化、高素质负责人紧缺等问题[14]。鉴于此,应立足乡村振兴战略,提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韧性,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脆弱生存向韧性发展转变。

(二)研究假说

本文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提高离不开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研究指出,封闭是集体产权的本质属性,而开放则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15]。基于此,应突破狭义的组织韧性研究视角,打破组织边界,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促进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提高。本文区分合作经营的标准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否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如公司、专业合作社、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从内部视角来看,合作经营通过引入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弥补了一些村庄集体经

济理事长能力不强、村庄人口老龄化严重等人力资本短板，提高了集体资产的运营效率[16]。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合作经营吸引外部资本注入，为村集体经济带来了密集的现代生产要素和先进的经营模式，部分化解了基层政府财政自给能力低和“经营村庄”的内在矛盾[17]。从外部视角来看，合作经营促进村集体与村内外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搭建网络关系，在实现高水平绩效增长的同时保证低水平的财务脆弱性[18]，有助于促进农村集体积累经营资产，增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同时有助于减少中间环节，降低集体经济组织运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还能一定程度上促使村民分享种养殖之外的利润[19]。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H1：经营方式能够显著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合作经营对集体经济组织韧性具有促进作用。

理论上，受行政力量导向、村庄多元治理主体和资源禀赋结构差异的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向往往呈现多样化特征，进而使集体经济运营的具体路径和方式发生改变。目前学界总结出了工业化模式、后发优势模式、集腋成裘模式[20]；还有农旅融合型、飞地抱团型、生产服务型、联企共建型、电子商务型等[21]；具体到地区，有姜堰模式、永联模式、吴中模式、江宁模式等[22]。总之，不同地区的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合作经营也会对集体经济的组织韧性产生差异化影响。首先，在营商环境较好、理事长能力较强的村庄中，理事长作为集体经济的主导力量，在积极引入外部主体的同时号召村民主动投身集体经济建设，从而促进组织韧性的提高。然而，此类村庄中采用合作经营方式所带来的组织韧性提升空间可能较小。其次，从区位条件来看，与远郊村相比，城中村、城郊村等村庄与市场的距离近，村民就业机会多，兼业水平高，因而村民投入集体经济的精力和时间会更少。此时采用合作经营可能会损害集体经济组织韧性，可能的原因是外部资本控制容易造成集体资产流失、外部主体介入使农民主体地位受到威胁。所以，应根据村庄实际村情决定是否采取合作经营方式。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H2：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一方面，在低组织韧性的村集体中，为维持集体经济组织功能的正常运转、保障集体经济持续增收等，集体经济组织领导班子往往将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与当地社会的利益诉求、风俗习惯等结合起来，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与有效配置，利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来促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通过正式规范（如村规民约、村定章程）和非正式规范（如习俗、道德）以本土化的形式呈现。然而，在合作经营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决策的复杂性，若村庄人口分散、村两委治理效能低下、村民参与积极性弱，决策过程可能变得繁琐，难以快速适应外部变化，从而使集体经济组织韧性降低。另一方面，在拥有高组织韧性、高水平村域社会资本的村集体中，村民之间可能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利于组织韧性的提高。因此，引入合作经营方式的增益可能相对较小，甚至可能因关系网络复杂、宗族势力盘踞等抑制集体经济发展[23]。同时，有学者指出，即使是在城市郊区，农民的“恋土情结”依然存在，较大比例的村民认为耕地经营的目的是获得口粮[24]，因此，在村民没有持久、稳定的收入来源时，耕地等自然资源仍然发挥着相对稳定的经济支持和社会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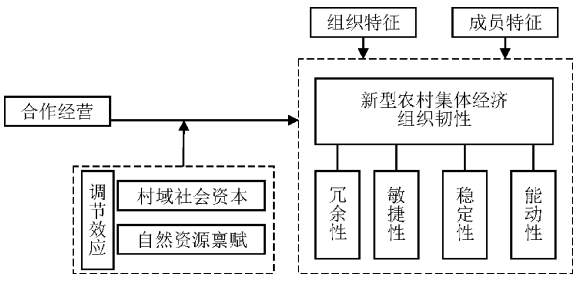


图1 合作经营方式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分析框架

障功能，引入外部利益主体后不能保证耕地提供粮食功能的正常发挥。此外，合作经营方式和自然资源禀赋之间可能存在一种资源替代效应。当资源丰富时，村集体可能更依赖资源收入，而不太愿意引入外部主体来分享资源禀赋带来的经济收益，这可能削弱合作经营方式对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提高作用；当资源匮乏时，组织可能因不愿承担风险而固步自封，阻断了组织韧性生成的路径。总之，村域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源禀赋在合作经营方式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处理好村集体、村民、合作社、专业协会等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据此，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说 3。

H3：村域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源禀赋在合作经营方式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合作经营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分析框架（图 1）。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本研究组于 2023 年 7 月、9 月在陕西省和甘肃省实施的实地调研。选择此两省作为调查对象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七大地理分区基本情况迥异，所选省份在西北五省份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较大程度上反映西北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第二，所选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条件等差异较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不尽相同，能够清楚地体现出经营方式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影响的差异。就样本选择而言，采用多阶段抽样和分层抽样结合的方法，采用定西、渭南、咸阳 3 个市的 4 个县（区）共 101 个村（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剔除 1 个不愿作答的村后，共获得 100 份有效问卷。再者，研究组成员还与各镇主要干部实行了详细访谈，探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相关情况；在参与调研的村（社区）随机选取 8 ~ 12 户村民发放调查问卷，汇总村民问卷的结果，以此来验证村级问卷，保障样本质量。

（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韧性测算

参考张公一等[11]的研究，基于系统论的视角，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其系统边界明确、系统结构清晰。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是身处于系统中的组织，当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以村民小组、行政村、乡镇为代表的三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监事会、普通成员、各类资源、基础设施、外部支持等组织要素齐备。韧性是组织自身固有的能力之一，它根植于构成组织的各类要素（比如人力、财力、设施、声誉等）、结构、文化、外部环境之中[25]。因此，参考已有文献[25-27]，基于系统观的角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韧性使用能动性、冗余性、敏捷性、稳定性四个方面共 13 个指标测度。使用 SPSS 27.0 软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 13 个指标进行降维分析，KMO 统计量为 0.888，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χ^2 统计量为 894.432，其对应的相伴概率值均小于 0.001，说明 13 个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可使用因子分析法。在此基础上，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由 13 个指标得到 4 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冗余性、敏捷性、稳定性、能动性。旋转后 4 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24.582%、19.161%、19.080%、14.822%，4 个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77.645%。易得，在 4 个公因子中，冗余性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程度最大。根据各因子得分、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得到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综合指标计算方式为：组织韧性 =（24.582% × 冗余性 + 19.161% × 敏捷性 + 19.080% × 稳定性 + 14.822% × 能动性）/ 77.645%。根据以上计算公式，运用村庄调研数据进行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综合指数测算。在此基

础上,对组织韧性进行分组统计分析,见表1。总体来说,集体经济组织韧性水平综合指数位于-1.237~0.900。可见,不同村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韧性水平差距较大。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位于冗余性(1.789)和稳定性(-3.454),说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加重视组织的冗余性水平,而对组织的稳定性关注较少。

表1 集体经济组织韧性因子分析

指标	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最大值	最小值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面对突发事件,组织中会涌现出一批舍己为人的志愿者和积极分子	0.789				冗余性	1.789	-1.926
面对突发事件,集体经济组织能拿出一定的资金、物资储备加以应对	0.726						
面对突发事件,集体经济组织有一些公共设施可供临时避难或隔离	0.698						
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形成了一套大家都熟悉的应急方案和行动规则	0.690						
面对突发事件,集体经济组织领导班子有主动性,不拘泥于上级命令		0.792			敏捷性	1.440	
面对突发事件,集体成员会迅速团结起来加以应对		0.820					
面对突发事件,组织内部成员能够及时了解到突发事件的状况和进展		0.669					
面对突发事件,成员不会陷入惊慌,能够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			0.846		稳定性	1.525	
面对突发事件,集体经济组织能够保持正常运转,提供各方面服务			0.825				
面对突发事件,本村集体经济能够比较快的恢复过来			0.664				
面对突发事件,集体经济组织领导班子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担当意识				0.822	能动性	1.217	
面对突发事件,大部分成员能够自发行动起来,协作应对				0.869			
面对突发事件,大部分成员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约束自身行为				0.884			
					组织韧性	0.900	-1.237

(三)变量选择与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集体经济组织韧性,该变量是取值范围在-1.237~0.900之间的连续变量。前文将表征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13个指标分为冗余性、敏捷性、稳定性、能动性四类,且使用因子分析法得出了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综合指数,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928,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

解释变量为是否采取合作经营方式。参考已有研究[3],当村集体与其他市场主体(如公司、合作社、其他村集体等)合作参与市场经营时,我们认为村庄集体经济采取了合作经营的方式,赋值为1;当村集体作为独立主体参与市场时,称其采取的是自主经营方式,赋值为0。

调节变量:①村域社会资本。村域社会资本是在村民长期的习惯、民俗、传统等因素的博弈合作中即交互作用中形成的,这对村庄内部集体行动的产生具有积极影响。学者认为村域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质,它既是一种"内部社会资本",也是一种"外部社会资本"[28]。依据已有研究[29-31],村域社会资本被定义为村域信任、村域网络、村域互惠、村域规范、志愿主义等5个维度共20个主观和客观指标,使用SPSS 27.0软件进行降维分析,KMO统计量为0.850,Bartlett球形检验的χ^2统计量为1078.613,其对应的相伴概率值均小于0.001,说明20个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法。经测算得出村域社会资本是取值在-1.261~1.086之间的连续变量。②自然资源禀赋。参考王永和崔春华、邓明的研究[32-33],采用人均耕地面积表征村庄自然资源禀赋。

控制变量。在组织层面选取了成立年限、与县城的距离、集体总资产、集体总收入、村庄产业发展水平5个变量;在成员层面,对村民收入差距、集体经济参与程度、村民兼业化水平、理事长发展意愿4个变量进行了控制。

表 2　变量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mean	sd	max	min
resi	组织韧性(使用因子分析法测算)	0	0.511	0.900	-1.237
management	是否采取合作经营方式(合作经营=1,自主经营=0)	0.360	0.482	1	0
year	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年限/年	4.500	1.446	10	2
distance	村庄与县城的距离/千米	15.76	12.45	51	1.900
ln_total_asset	集体总资产的对数	2.245	0.231	2.741	1.611
ln_total_income	集体总收入的对数	3.101	1.524	6.004	0
industry	村庄产业发展水平(由低到高赋值 1-5)	3.090	0.866	5	1
f22	成员参与集体经济治理的程度(由低到高赋值 1-5)	3.510	1.020	5	1
gap	村民的贫富差距(由低到高赋值 1-5)	2.540	0.869	5	1
part_time	兼业劳动力占比/%	0.138	0.102	0.481	0
willing	理事长发展集体经济的意愿(由低到高赋值 1-5)	4.250	0.744	5	1
s_capi	村域社会资本(使用因子分析法测算)	0	0.546	1.090	-1.260
per_cultivate	自然资源禀赋	2.865	1.838	8.623	0

(四)模型设定

1. 基本模型

本文所选择的被解释变量均为连续型变量,因此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合作经营方式对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resi_i = \alpha_1 + \beta_1 * management + \gamma_1 * X_i + \varepsilon_1 \quad (1)$$

其中,$resi_i$ 表示 i 村的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经因子分析法测算得出;$management$ 表示合作经营方式;X_i 为村庄 i 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ε_i 为随机扰动项;β_1 为解释变量的待估计参数。

2. IV-2SLS

考虑到研究中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及其他因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IV-2SLS)进行回归。采用"是否与村外企业联合经营"作为合作经营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对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检验在后续实证部分展开。在加入工具变量 z_1 后进行两阶段回归:

第一阶段回归:

$$management = \alpha_2 + \delta_1 * z_1 + \gamma_2 * X_i + \varepsilon_2 \quad (2)$$

第二阶段回归:

$$resi_i = \alpha_3 + \beta_2 * management + \gamma_3 * X_i + \varepsilon_3 \quad (3)$$

3. 调节效应模型

为探明村域社会资本、自然资源禀赋在合作经营方式影响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作用机制,本文使用调节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式中以 M 表示调节变量。

$$resi_i = \alpha_4 + \beta_3 * management + \eta_3 * M + \varphi_3 * management * M + \gamma_4 * X_i + \varepsilon_4 \quad (4)$$

4. 熵平衡匹配

考虑到受访村(社区)的经营方式或受到其自我选择性偏差带来的影响,从而造成模型结果有偏,加之本文的村庄样本有限,因此,为保留样本信息,熵平衡匹配方法在本研究被用于检验稳健性,划分采用合作经营方式的村庄作为处理组,采用自主经营模式的村庄作为控制组。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合作经营方式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织韧性的影响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组织韧性"为连续变量,采用 OLS 模型分析合作经营对组织韧性的影响。表 3 汇报了合作经营方式对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第

(2)列加入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层面和组织成员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合作经营方式对于集体经济组织韧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西北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采用合作经营的方式可以显著提高集体经济的组织韧性。

控制变量方面,在组织层面的变量中,集体经济组织成立时间对组织韧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如下:不论是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产业,还是进行物业出租、提供居间服务等,集体经济组织前期都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夯实组织运营的基础,而若后期发现经营业务不具备发展潜力或者绩效甚微,集体经济组织也可能因大量的沉没成本而维持经营现状,此举导致集体总资产增加,进而增强了组织冗余性,与集体总资产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强组织韧性这一结果相呼应。在成员层面的变量中,村民集体经济参与程度对组织韧性有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理事长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意愿也在10%的水平上正向影响集体经济组织韧性。说明打造一支专业人才队伍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关键任务之一。然而,兼业化水平越高的村,越不利于提高集体经济组织韧性,一是兼业化增加了集体成员获得收入的渠道,降低了村民对集体经济的依赖程度,二是兼业现象降低了成员对集体经济的参与程度,长期来看削弱了成员对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表3 合作经营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OLS	OLS	2SLS	2SLS
	(1) resi	(2) resi	(3) 第一阶段	(4) 第二阶段
management	0.167*(0.097)	0.178**(0.088)		0.154*(0.086)
asset_join			0.981***(0.019)	
year		-0.098**(0.047)		-0.101**(0.045)
distance		-0.003(0.003)		-0.003(0.003)
ln_total_asset		0.875**(0.337)		0.882***(0.317)
industry		0.023(0.041)		0.170***(0.054)
ln_total_income		-0.011(0.029)		-0.049(0.047)
f22		0.170***(0.058)		-0.810**(0.327)
gap		-0.051(0.049)		0.130**(0.062)
part_time		-0.829**(0.344)		0.023(0.039)
willing		0.130*(0.066)		-0.010(0.027)
_cons	-0.060(0.070)	-2.478***(0.446)	-0.067(0.079)	-2.480***(0.423)
N	100	100	100	100
r^2	0.025	0.530	0.963	0.530

注: $^{*}p<0.1$, $^{**}p<0.05$, $^{***}p<0.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为合作经营方式(management),采用何种经营方式是村庄综合考虑村庄禀赋、村民意愿等因素做出的自选择行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随机变量,因此基准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可能原因主要为:一是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会影响经营方式。村庄选择自主经营或者是合作经营在本质上是由该方式带来的净效用决定的,而不同经营方式带来的效用与村庄特征、组织特征、普通成员、带头人等显性变量密切相关。二是遗漏变量影响。集体经济组织韧性和经营方式的选择除了受到村庄和组织成员等显性变量的共同影响外,还会受到政策制度、理事长偏好、经营信息获取等许多无法观测和识别的潜在变量的共同影响。三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和经营方式的选择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因此,本文采用“是否与村外企业联合经营”作为经营方式的工具变量。一方面,是否与村外企业联合经营是选择合作经营方式的直接体现,满足相关性要求,相关系数结果显示两个变量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784,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另一方面,是否与村外企业联合经营不会直接影响集体经济组织韧性,二者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1406,未能通过 10% 显著性水平检验,满足外生性要求。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回归 F 值大于 10,表明弱工具变量问题不存在。表 3 中第(3)、(4)列展示了 2SLS 估计的结果。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工具变量是否与村外企业联合经营的估计系数为 0.981,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说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原则。第二阶段回归中,考虑工具变量后的估计系数为 0.154,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合作经营方式仍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从冗余性、敏捷性、稳定性、能动性四个方面定义了组织韧性,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借鉴唐朝永等[34]的观点,更换了组织韧性的衡量方式,将组织韧性分为反弹恢复和反超改进两方面。用“面对突发事件,集体经济组织能拿出一定的资金、物资储备加以应对”“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形成了一套大家都熟悉的应急方案和行动规则”“面对市场波动等突发事件,集体经济组织能够保持正常运转,提供各方面服务”三个题项表征反弹恢复,分别赋值“1 ~ 5”,表示“非常不同意 ~ 非常同意”,该变量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796,KMO 值为 0.702,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拒绝各指标之间相互独立的假设,说明各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采用“面对突发事件,本村集体经济能够比较快的恢复过来”“面对突发事件,集体经济组织领导班子表现出较强的领导能力和担当意识”“面对突发事件,大部分成员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约束自身行为”三个题项表征反超改进。对以上三个指标分别赋值“1 ~ 5”,表示“非常不同意 ~ 非常同意”,反超改进变量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825,KMO 值为 0.671,Bartlett 球形检验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各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以上 6 个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得到从反弹恢复和反超改进两方面衡量的集体经济组织韧性值,新的韧性变量是取值范围在 -2.034 ~ 1.204 之间的连续变量。表 4 的回归结果显示,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用反弹恢复和反超改进两方面衡量的组织韧性之后,合作经营方式能够显著正向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韧性,证明基准回归模型的结果较为稳健。

表 4　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1)替换被解释变量	(2)剔除城中村样本	(3)熵平衡匹配
	resi2	resi	resi
management	0.291**(0.127)	0.183*(0.093)	0.203***(0.074)
year	-0.137**(0.063)	-0.086*(0.050)	-0.103**(0.051)
distance	-0.005(0.004)	-0.003(0.003)	-0.005**(0.003)
ln_total_asset	1.062**(0.436)	0.840**(0.345)	1.012***(0.364)
industry	0.054(0.056)	0.021(0.042)	-0.576*(0.324)
ln_total_income	-0.011(0.037)	-0.010(0.029)	0.081(0.078)
f22	0.226***(0.075)	0.177***(0.059)	0.043(0.048)
gap	-0.057(0.067)	-0.060(0.054)	-0.019(0.032)
part_time	-1.049**(0.463)	-0.904**(0.367)	0.174***(0.053)
willing	0.201**(0.088)	0.125(0.077)	-0.076(0.049)
_cons	-3.283***(0.611)	-2.422***(0.497)	-2.564***(0.512)
N	100	95	100
r^2	0.517	0.498	0.596

3. 剔除城中村样本

城中村具有村庄治理和城市社区治理的双重属性,与城郊村、远郊村差别较大。为避免城中村样本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对城中村样本进行了剔除,表4中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合作经营方式对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提升作用仍然显著为正,估计结果稳健。

4. 熵平衡匹配

我们将采用合作经营方式的村集体作为处理组,采用自主经营方式的村集体作为控制组,考虑到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的协变量之间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可能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方式有直接联系。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处理高维度数据更准确的熵平衡匹配方法(Entropy Balancing Matching, EBM),最大程度上使两组样本协变量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实现精确匹配[35]。最后,利用OLS模型对协变量进行回归,估算出熵平衡的权重。经熵平衡匹配后,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回归结果如表4第(3)列所示。结果显示,合作经营方式(management)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考虑了样本选择问题之后,合作经营方式对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为正。

(三)合作经营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调节效应分析

表5汇报了村域社会资本、自然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列(2)显示,自然资源禀赋和合作经营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禀赋对合作经营方式与集体经济组织韧性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列(4)显示,村域社会资本和合作经营的交互项系数也在5%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说明村域社会资本、自然资源禀赋等都会负向影响合作经营方式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弱化合作经营对组织韧性影响的强度。

表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自然资源禀赋		村域社会资本	
	(1) resi	(2) resi	(3) resi	(4) resi
management	0.177**(0.087)	0.230***(0.080)	0.188**(0.083)	0.205**(0.079)
per_cultivate	0.037(0.029)	0.023(0.028)		
s_capi			0.260***(0.086)	0.284***(0.08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teract*1		-0.119**(0.047)		
*interact*2				-0.270**(0.126)
_cons	-2.485***(0.422)	-2.268***(0.423)	-1.780***(0.492)	-1.630***(0.497)
N	100	100	100	100
r^2	0.542	0.569	0.580	0.596

(四)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分析验证了合作经营方式对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在不同类型的村庄中存在差异。为了考察村庄结构性因素的差异对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将村民兼业化水平、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以及村庄人口数三个变量作为分组变量,分析合作经营对不同类型村庄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

如表6所示,首先,在村民兼业化水平较低的村庄,经营方式对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系数显著,而在兼业化水平较高的村庄则不显著,这表明合作经营在兼业化水平较低的村庄效率更高。其次,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作为分组变量来看,在集体经济总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村,合作经营方式能够显著提高集体经济组织韧性,而在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村则不显著。说明在西北地区,经

济基础较好、发展较快的村庄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经营集体经济更有助于提高集体经济组织韧性。最后,相对于人口较少的村庄,合作经营方式对于人口较多村庄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在人口大村,合作经营方式更能调动村民的参与积极性,促使村民以投资投劳等方式参与集体经济,进而加强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集体、村民与村内各组织(协会、合作社等)之间的利益联结。

表 6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兼业化		(2)集体经济总收入		(3)村庄总人口	
	高于均值	低于均值	高于均值	低于均值	高于均值	低于均值
management	0.102(0.164)	0.184*(0.102)	0.282**(0.108)	0.056(0.131)	0.254*(0.145)	0.163(0.11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_cons	-1.248(0.892)	-3.067***(0.502)	-1.611**(0.673)	-3.579***(0.472)	-2.243***(0.565)	-2.808***(0.935)
N	45	55	55	45	41	59
r^2	0.430	0.690	0.471	0.703	0.677	0.484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对陕西、甘肃两省农村地区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采用 OLS 回归方法分析了合作经营方式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合作经营方式显著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提高,这一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村域社会资本、自然资源禀赋弱化了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提高作用;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合作经营方式对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正向影响在兼业水平低、集体经济总收入较高、村庄人口较多的村庄中更为明显。

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同的是,中国西部地区农村面临的专业人才紧缺、资产管理复杂、决策成本高等现实约束更大,加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方面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和制度障碍,因此,在发展初期,资源资产丰富但缺乏资源整合能力和专业人才队伍的村集体可采用合作经营的方式迅速成长,利用专业化人才和现代管理制度实现对村庄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集体经济的组织韧性。此外,从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出发,本文对提高集体经济组织韧性得到如下启示:其一,在合作经营过程中,需防止伴随着外部主体引入、组织规模扩张引起的嬗变和异化出现。一是要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构建行政监督、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多方结合的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降低多主体合作经营过程中集体资产流失问题发生的可能性。二是集体经济组织在与外部资本谈判的过程中,应主动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资产专用性等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合理,最大限度地维护村集体、村内各组织成员、普通村民的利益,保证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效能的充分发挥。其二,应充分发挥多元主体治理功能,鼓励更多农户参与到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营和决策中,保证村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主体性地位。注重从本村返乡大学生、私营企业家等返乡入乡人员中挖掘专业人才,专职负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营管理。充分尊重普通农户、农民合作社及其他民间组织的发言权,履行民主程序,逐步提高组织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信任度和归属感。

参考文献:

[1]孙中华. 社区合作经济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J]. 农村工作通讯, 2021(16):19-21.

[2] GALLOP ÍN G C. Linkages between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3):293-303.

[3]钟真,廖雪倩,陈锐.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市场化经营路径选择:自主经营还是合作经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13-25.
[4]程郁,万麒雄. 集体经济组织的内外治理机制——基于贵州省湄潭县3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案例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6):43-52.
[5]MEYER A D. Adapting to environmental jolt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2(4):515-537.
[6]CONZ E, MAGNANI G. A dynamic perspective on the resilience of firm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a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20(3):400-412.
[7]李平,竺家哲. 组织韧性:最新文献评述[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3):25-41.
[8]刘新仪,徐颖欣,高原,等. 宅基地退出政策对农户迁入社区韧性的影响——以四川省邛崃市宅基地异地置换模式为例[J]. 中国土地科学. 2023(1):70-79.
[9]于伟,张鹏. 中国农业发展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9,(1):102-108.
[10]谢露群,钱静舒,王倩. IT能力对组织韧性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2023(9):1295-1302.
[11]张公一,张畅,刘晚晴. 化危为安:组织韧性研究述评与展望[J]. 经济管理,2020(10):192-208.
[12]刘春红,郄可心,陈李红. 动态视角下组织韧性的形成机理与作用效果[J]. 经济管理,2023(8):5-25.
[13]王镜淳,穆月英.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韧性建构及其治理逻辑——来自晋南蒲县的经验[J]. 农业经济问题,2023(8):99-112.
[14]赵意焕. 合作经济、集体经济、新型集体经济:比较与优化[J]. 经济纵横,2021(8):20-28.
[15]高强,崔文超. 从封闭到开放: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2-12.
[16]周振.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经营的实现路径:基于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的案例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26-40.
[17]焦长权,周飞舟. "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J]. 中国社会科学,2016(1):100-116.
[18]ORTIZ-DE-MANDOJANA N, BANSAL P. 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rough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6(8):1615-1631.
[19]杨庆育. 我国农业经营模式与新型农业的总体取向[J]. 改革, 2014(12):5-11.
[20]孔祥智,高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与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J]. 理论探索, 2017(1):116-122.
[21]张新文,杜永康. 集体经济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态、经验透视与创新路径——基于江苏"共同富裕 百村实践"的乡村建设经验[J]. 经济学家,2022(6):88-97.
[22]高强.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典型模式与路径辨析[J]. 经济纵横,2020(7):42-51.
[23]计小青,赵景艳,刘帅. 宗族网络是否影响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基于"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22(6):109-124.
[24]纪红蕾,蔡银莺. 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516户农民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7(2):220-226.
[25]田丹,丁宝.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组织韧性的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23(9):154-170.
[26]王才.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织韧性与企业竞争优势重构[J]. 经济管理,2023(7):76-93.
[27]TIERNEY K J.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Lessons From The Emergency Response Following The September 11, 2001 Attack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J]. Disaster Research Center, 2003.
[28]裴志军. 村域社会资本:界定、维度及测量——基于浙江西部37个村落的实证研究[J]. 农村经济, 2010(6):92-96.
[29]吴玉锋.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实证分析——以村域社会资本为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2011

(10):64 -76.
[30]聂建亮,曹梦迪,吴玉锋. 村域社会资本与农村互助养老实现——基于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视角的分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52 -66.
[31]赵雪雁. 村域社会资本与环境影响的关系——基于甘肃省村域调查数据[J]. 自然资源学报, 2013(8):1318 -1327.
[32]王永,崔春华. 制度质量、自然资源禀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J]. 经济经纬,2019(1):64 -71.
[33]邓明. 自然资源禀赋与地方政府的征税能力建设[J]. 财政研究,2020(11):56 -70.
[34]唐朝永,师永志,李逸波,等. 失败学习与企业绩效:组织韧性与环境动态性的作用[J]. 管理评论,2023(4):291 -302.
[35]HAINMUELLER J. Entropy Balancing for Causal Effects: A Multivariate Reweighting Method to Produce Balanced Samples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J]. POLITICAL ANALYSIS,2012(1):25 -46.

Impact of Cooperative Management 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MU Na, WANG Zheng-b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utilizes micro-level survey data from Shaanxi and Gansuprovinces, and aspects of redundancy, agility, stability, initiative to construct measurement indicators for th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f collective economic entiti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cooperative manage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by about 17.8%.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extent of cooperative management's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s contingent upon the moderation of village-level social capital and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cooperative management on th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more pronounced in villages characterized by a low level of part-time business, high collective economic income, and a substantial registered population. In consideration of these findings, it is proposed to adopt a cooperative operation approach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to develop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ollective asset management and the assurance of the subjective status of organizational members.

Key Words: cooperative management;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social capital; resource endowment